

数字金融赋能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的逻辑与路径

——以海南省儋州市为例

刘璐琳 张佳 苏逸文 林露伟 成润梦

摘要: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基础,产业融合是推动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新时代,如何将数字金融的浪潮转换为促进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的强大动力,是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中都亟待厘清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指出数字金融通过拓宽资金来源、提升创新水平与缓解信息不对称赋能民族地区产业融合,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数字金融促进民族地区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为加快民族地区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共同富裕;数字经济;民族地区;产业融合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奋斗目标。共同富裕是实现全民族共同富裕,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民族

地区受制于地理、历史、文化等原因,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仍然突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早日实现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内容。产业融合是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也是民族地区实现经济发展、推动脱贫攻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中再次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三产融合,可见产业融合是实现民族地区居民增收的长久之策,实现民族地区产业融合发展能够支持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产业融合发展的本质是一二三产业交叉发展和内部化的复杂工程,需要金融服务助推产融结合。与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受资源条件的限制,产业融合过程中生产经营风险高、资金缺口大,难以获取传统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导致产业融合发展缓慢。数字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科技互联网公司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融资、支付、投资和其他新型金融业务的新模式。伴随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蓬勃发展,在金融领域,数字金融作为一种全新金融服务模式不断发展

作者简介: 刘璐琳,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张佳(通讯作者),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苏逸文,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林露伟,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成润梦,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与成熟。借助数字技术，数字金融突破了传统金融空间与借贷门槛的局限性，更多触达创业初期的民族地区经营主体，提供低成本的信贷资金，为民族地区获取高质量金融服务，进而实现产业融合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已有学者在产业融合方面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少有研究聚焦于民族地区的产业融合。同时，数字金融作为强劲的新兴金融力量，如何将数字金融的浪潮转换为促进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的强大动力，这是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中都亟待厘清的重要问题。因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研究试图从数字金融角度入手，结合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现状，通过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研究数字金融赋能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的理论逻辑，探究其实现路径。

一、文献综述

（一）产业融合发展研究现状

产业融合的概念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是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交叉从而融为一体的动态发展过程。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今村奈良臣提出了“第六产业”的概念，并且随着产业边界的模糊化发展，产业融合的趋势逐渐转向农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方向，主要集中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类型或路径、发展方式以及农业与文旅融合等方面。

在发展机制研究方面：从产业关联的角度看，农业与相关产业之间形成了纵向与横向融合。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能够受益于农业，苏毅清等（2016）将其机制归纳为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三方面。在发展类型方面，目前相关研究主要按照产业性质、产业融合的过程以及融合技术程度进行分类，也有学者按照产业间与产业内来进行分类。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不仅有知识扩散、科学技术交叉渗透，还有学者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构造了产业融合类型与动态演化过程。在发展方式方面，姜长云（2015）认为，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方式是多样的，并从产业链条、产业布局、产业跨度、乡村功能及融合主体等五个维度进行了阐述。在农业与文旅融合方面，杨阿莉（2011）认为，农业与文旅融合业

态不仅能够为农村创造更高效益的服务成分，而且能使城市休闲旅游业向农村进行延伸与转变。

（二）数字金融与产业融合研究现状

农村产业融合主体的发展壮大需要金融资金投入，但目前我国农村的金融服务水平滞后严重，难以建立起现代化的融资体系，导致产业融合过程中普遍存在贷款资金供给不足、金融服务创新水平低和农业保险不发达等问题。数字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利用数字技术来实现融资、支付、投资和其他新型金融业务模式，是对传统金融的一项重要模式创新。已有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缓解产业融合主体信贷约束、降低产业融合成本与促进技术溢出等多种方式助推产业融合。何宏庆（2020）认为，数字金融通过提高金融可获得性、扩大融资范围、增加金融供给，逐渐改善了我国农村地区的融资困境，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吉瑞等（2021）以陕西省为例，认为陕西省数字金融的发展与农村产业融合紧密相关。郝雨辰（2021）发现，金融科技通过更好的资源配置，降低了产业融合成本，促进了技术溢出和产业融合。何婧等（2019）发现，数字金融还可以通过促进农户创业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内生动力。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依然存在着数字金融供给不足、服务低效且农村产业融资难、贵、慢等问题。

（三）文献评述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可以发现，不少学者在产业融合与数字金融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充分借鉴与启示。民族地区既特殊又重要，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时期，民族地区的产业融合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现有研究很少聚焦于民族地区的产业融合。同时，数字金融作为强劲的新兴金融力量，如何将数字金融的浪潮转换为促进民族产业融合的强大动力，这是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中都亟待厘清的重要问题。因而本研究试图从数字金融角度入手，结合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现状，通过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研究数字金融赋能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为加快民族地区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新思路。

二、数字金融赋能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的理论逻辑

（一）拓宽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的资金来源

在产业融合过程中，小农户、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不同类型的主体，都需要承担一部分的融合成本，因而各参与主体获取充足的资金是产业融合的基础。然而，我国民族地区较多位于祖国边疆或是深山区，因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资金成本不充裕且投资硬环境较差而导致的融资供需不匹配问题，在民族地区产业融合过程中尤为突出。

数字金融能够以更便捷的方式和较低成本为融资困难者提供金融服务，能够有效为民族地区各经营主体拓宽资金来源，提高金融可获得性。

一方面，原有的金融服务门槛被打破，使得数字金融能够服务于传统金融中的长尾客户群体。其通过低成本充分吸收被传统金融行业忽视的分散、小额资金，提高金融供给能力，进而为创业初期的民族地区经营主体，提供低成本的信贷资金。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对传统融资方式的创新，为民族地区产业融合提供了更多可选择的融资渠道，丰富其资金来源，满足了在产业渗透融合过程中各主体不同的金融诉求。此外，数字金融也能激发传统金融行业的创新意识，并促使其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从而可进一步提升民族地区产业融合过程中各经营主体融资可获得性。

（二）提升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的创新水平

在拓宽资金来源的基础上，数字金融将进一步提升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的创新水平，为其提供有效的动力支持。数字金融通过数字技术溢出和经营主体激励两个途径，同时作用于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民族地区产业基础薄弱，技术要素不够齐全，而数字金融则可为民族地区产业融合提供技术要素的支持与供给。在当前，借助电子商务平台的“互联网+农业”模式在民族地区产业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引擎作用，数字金融提供的便捷支付方式是该模式运行的基础。

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因创新意识薄弱、创新资

本缺失等原因导致经营主体创新意愿较低。数字金融在民族地区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先导性作用。通过控制信贷资金的流向，将创新型产业授信额度上提，增强对高创新产业的资金保障，激发参与主体的创新意愿，带动产业融合过程中科技型、创新型产业的发展。

（三）缓解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的信息不对称

民族地区受限于不完善的通讯基础建设和落后的交通条件，在产业融合过程中信息透明度不足，容易导致信任危机，进而降低各参与主体的产业融合意愿。数字金融借助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可有效服务于各参与主体及时的金融信息交流，重塑民族地区三产融合的信任关系。借助数字金融技术构建农村三产核心企业“物流、信息、资金”一体化的运行体系，有效监督产业融合过程中利益分配过程。例如，以区块链为核心的去中心化记账可以保证各产业融合主体提供的信息不被篡改、透明化各经营主体的利润分配过程，减少产业融合过程中的信息搜集成本，缓解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另外，传统金融中获取金融相关信息更多依赖于服务网点或从业人员，而民族地区相比于其他地区设立网点更少、相关从业人员金融素养更低，造成金融信息获取更加困难。数字金融打破了原有的信息壁垒，让大量的金融信息、金融政策通过线上平台直达民族地区，让金融支持更加便捷，提升了产业融合效率。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也能通过数字技术获取更多的民族地区居民信息，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金融风险。

三、数字金融赋能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的实现路径

（一）宏观层面：形成政府扶持引导机制

数字金融以数字技术为基础，需要强大的基础设施支撑。民族地区的信息管理平台、金融服务网点等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导致现代化的数字金融在民族地区缺乏发挥影响力的载体和渠道。对此，

民族地区要积极发挥政府扶持作用，着力推进当地数字金融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民族地区政府可以通过增量补充和存量优化，实现相关基础建设的高水平覆盖。一方面，加快移动通讯、数字网络等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开发适合当地产业发展的数字金融信息终端；另一方面，推进已有的相关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智能转型，改善已有的数字金融基建条件。

同时，还应当在宏观层面营造良好的数字金融生态环境助力民族地区产业融合。一方面，要强化政府的监管职能，健全相应数字金融法律制度，对包括影子银行、网络保险平台等在内的所有与产业融合相关的数字金融经营主体进行管理，避免数字金融爆发式发展下可能出现的不可控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数字金融征信平台，成立相关工作小组，在信息新采集的基础上整合税务、农业等政府信息，构建精准化信息平台。此外，要通过实现数字金融征信平台资源共享，提高产业融合经营主体与金融机构的决策成功率。

（二）中观层面：形成产业间知识共享机制

产业间知识共享机制是数字金融技术在产业融合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内生力量，可使民族产业更加丰富和多元化，创造更多利益由各经营主体共享。民族地区数字金融基础相对薄弱，有着“规模小、竞争弱、集中程度低”的特点。鉴此，一方面要搭建共享金融服务平台，吸引处于不同产业以及同一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多方产业融合主体共同参与，实现各经营主体间的数字金融资源整合与相互传递，借助数字金融整合产业融合过程中的信息、物流与资本，促使民族地区三产连接成一个有机体；另一方面还要成立金融服务业专业型组织，借助政府资源引入科研研究院、创新型龙头企业、高校等知识型主体，提供符合民族特色的数字金融创新服务，为民族产业融合的主体提供强劲的技术要素，实现数字金融知识从强科技资源主体流动到亟待补充数字技术的其他主体。

（三）微观层面：形成各主体自发动力机制

我国民族地区居民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对数字设备接受能力较弱，金融知识欠缺，难以理解和使用

创新型的金融产品。同时，由于数字金融在运用过程中可能发生电信诈骗、非法集资等问题，导致很多居民对数字金融信任程度不足，接受程度较低。

让数字金融更好地赋能民族地区产业融合，首先，需要激发民族地区居民接受数字金融的意愿。对此，可通过加强民族地区金融知识的广泛宣传，让民族地区居民认识到数字金融的便捷性和有效性，普及数字金融在产业融合中的地位，扭转对数字金融产品的排斥心理，激发其使用意愿。其次，还要提高民族地区居民的数字金融素质，政府和金融机构都应根据民族地区客户的特征提供个性化的数字金融教育，加大其对利用线上 P2P 贷款、移动农牧业保险、区块链等前沿数字金融的消费水平。最后，也要重视对居民自我保护和风险识别意识的培养，防范银行账户被盗、金融诈骗、误导销售等潜在的金融风险。

通过以上分析，数字金融赋能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的机理与路径，可由图 1 加以阐释。

数字金融通过拓宽资金来源、提升创新水平与缓解信息不对称赋能民族地区产业融合。要更好地利用数字金融在民族地区产业融合中的作用，需要形成宏观层面的政府扶持引导机制、中观层面的产业知识共享机制与微观层面的各主体自发动力机制。具体来说，可以综合运用推进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数字金融生态、成立金融服务业专业性组织、搭建共享金融服务平台、提高参与主体的数字金融意愿与金融素质等路径来实现。

四、海南省儋州市数字金融赋能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的案例分析

儋州市位于海南省西北部，当地汉族与黎、壮、苗等少数民族世代共居，是典型的多民族地区。2018 年海南省儋州市入选“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创建城市。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其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大力宣传和推广数字金融，为当地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服务保障，推进农村三产融合示范试点项目落地。因此，儋州市借助数字金融推动产业融合的经验对全国民族地区来说都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本文将从儋州市借助数字金融赋能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的主要做法与取得的成效两个

图1 数字金融赋能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的机理与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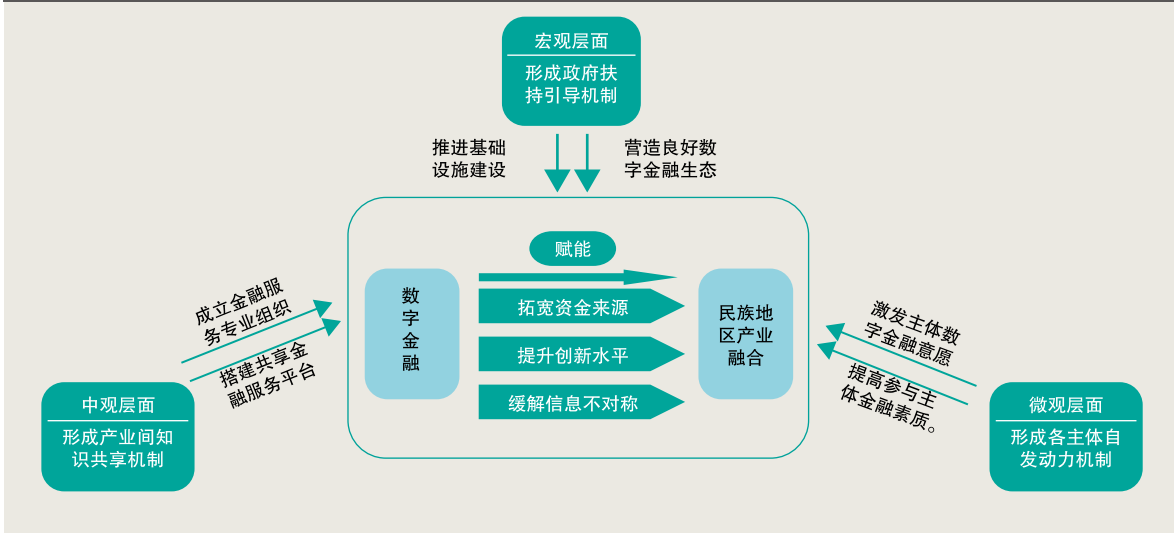


表1 儋州市产业融合发展目标指数

指标	2018年	2021年
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额(亿元)	11	19
农村宽带普及率	98%	100%

资料来源：儋州市 2021 年发展规划

部分进行分析。

(一) 儋州市数字金融赋能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的主要做法

1. 推进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儋州市大力进行三产融合过程中所需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从各级领导多次做出重要指示，到大量资金项目投入农村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乡村大数据平台建设，尤其是各大电商平台及物流体系项目的启动实施，无一不体现出儋州市对于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儋州市政府抓住数字金融发展机遇，加快农村的通信网络建设，普及现代支付方式，进行通信基站建设、乡村光纤的基础建设，对引入光纤网的农户进行政府补贴，推进农村互联网全覆盖。同时进一步完善农村的电商服务站设施建设，加强电商人才培养。儋州市政府计划于 2021 年实现 19 亿元的农产品电商交易额，并实现宽带 100% 普及。其产业融合发展部分指数如表 1 所示。

2. 完善多元化数字金融平台

儋州市推行供应链融资模式，鼓励支持产业园内产业链核心企业及上下游关联企业建立紧密合作机

制，探索“捆绑互保，风险抵押”的产业链融资模式，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机制，建设“总管理平台+子管理平台+担保平台”的平台体系，实现“龙头企业+金融机构+新型经营主体”的产业链经营与融资合作。同时，儋州市引入数字金融服务商加盟农业“双创”平台，为有创业和创新意愿的农户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联合电商、平台服务商、龙头企业等建立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并充分结合当地民族与地域特色，服务于当地的产业融合发展。

3. 重视对产业融合主体的教育培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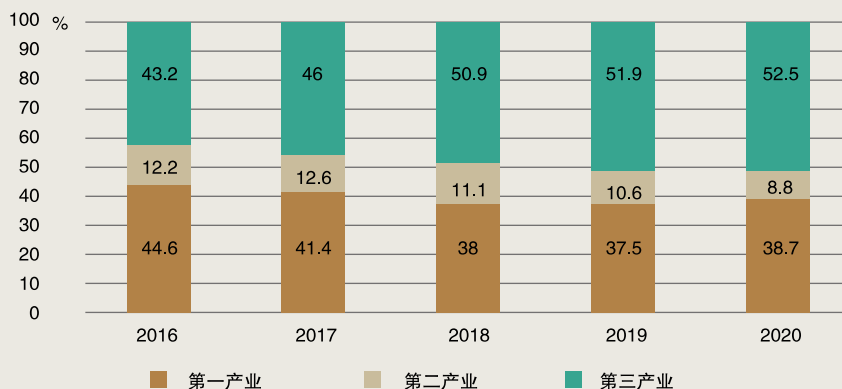
儋州市充分重视对产业融合主体的数字金融知识培训，借助多方力量提升当地居民的数字金融素质。一方面，儋州市调动驻村队伍、村两委、市妇联、金融局等政府力量，通过电话、走访、互联网等多种渠道宣传和培训数字信贷。特别是加大了对妇女的培训力度，帮助解决承贷妇女困难，以充分发挥妇女在产业融合过程中的力量。同时引导当地居民通过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网络银行等线上方式和村村通金融服务点申请创业贷款和自助还款。另一方面，儋州市通过引导与补贴等方式鼓励各金融机构借助其专业金融知识为当地居民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服务。

表2 海南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年份	总指数	覆盖广度	使用深度
2016	231.56	210.09	220.35
2017	275.64	253.39	297.53
2018	309.72	294.40	300.23
2019	328.75	319.41	314.46
2020	344.05	335.87	337.24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年）》

图2 儋州市2016—2020年三大产业增长值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儋州市统计局

（二）儋州市数字金融赋能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的成效

1. 儋州市数字金融发展成效

儋州市数字金融发展势头良好，为儋州市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也为儋州市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具体来看，儋州市借助电子支付手段开展线上的消费扶贫活动，截至2020年，实现了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年均增长30%以上，实现了数字人民币线上缴税，成功搭建起产业融合主体更便捷的缴税通道。通过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可以直观地看出包括儋州市在内的海南省数字金融水平逐年攀升，覆盖层面更广、使用程度更深，呈现出逐年加强的趋势。特别是在使用深度方面取得的成效更为显著，说明对数字金融的宣传与推广提升了当地居民的数字金融使用意愿和利用率。

2. 儋州市产业融合成效

儋州市立足数字金融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用数字技术渗透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技术支撑下，推广“电商平台+配送中心+合作社”模式，将电子商务作为消费者入口，链接农产品和农业加工产品，创新农产品检验检疫和质量可追溯体

系，提升产业链价值。在发展乡村旅游电子商务方面，多渠道推广乡村旅游品牌，以线上带动线下，积极发展智慧农业、休闲农业，培育农业生产参观、工艺加工体验的田园综合体，构建休闲农业、创意农业和乡村旅游的集聚区。根据《2020年儋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儋州市当年生产总值为359.41亿元，其2016—2020年三大产业增长情况如图2所示。其中，当地第一产业增长值为139.03亿元，第二产业的增长值为31.81亿元，第三产业的增长值为188.75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是38.7%、8.8%、52.5%，第三产业成为支柱产业。

五、结论与建议

产业融合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机遇，是早日实现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内容。在数字金融的浪潮下，数字金融为民族地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服务支持。各民族地区应当重视数字金融在产业融合中的重要作用，可以依据本地区的特点，因地制宜发展适宜本地区的数字金融，海南省儋州市就是成功的典型案例。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找

出了数字金融通过拓宽资金来源、提升创新水平与缓解信息不对称赋能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的理论逻辑，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数字金融促进民族地区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为加快民族地区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新思路。

最后，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是重视数字金融监管，防范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的金融风险。近年来，数字金融实现爆发式增长，在促进金融业发展的同时也带了前所未有的金融风险。民族地区金融基础本就薄弱，应对金融风险的承受力不足。政府应当加强对数字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完善相关制度规则，对包括影子银行、网络保险平台等在内的所有与产业融合相关的数字金融经营主体进行管理，避免数字金融爆发式发展下可能出现的不可控问题。

二是发展绿色数字金融，增强民族地区产业融合的可持续性。绿色金融是对环保、节能、绿色交通等项目投融资、风险管理活动提供的金融服务。宣扬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发展理念，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族地区实现更高水平的产业融合必定要遵循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积极运用绿色数字金融工具，实现区域文化、特色产业和生态资源与绿色发展理念相结合。

三是引导数字金融资源配置，培育具有民族特色的龙头产业。民族地区在产业融合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先导作用，依托当地的资源禀赋实际，充分开发当地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与民族资源，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创新产业。例如，在民族地区引导扶持旅游新业态，给予民族优势产业更强的支持力度，并协助引入电子支付、电子商务等平台，推行“互联网+休闲农业”等模式，推动民族特色传统休闲农业升级。

参考文献：

[1] 郭峰、王靖一、王芳、孔涛、张勋、程志云. 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 经济学(季刊), 2020, 19(4): 1401-1418

[2] 郝立丽、张滨. 新时期我国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与推进机制[J]. 学术交流, 2016(7): 116-121

[3] 郝雨辰. 金融科技赋能我国农村三产融合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 金融发展研究, 2021(6): 89-92

[4] 何宏庆. 数字金融助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优势、困境与进路[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3): 118-125

[5] 何婧、李庆海.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创业行为[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1): 112-126

[6] 黄益平、黄卓. 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现在与未来[J]. 经济学(季刊), 2018, 17(4): 1489-1502

[7] 吉瑞、刘艳华.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灰色关联分析——以陕西省为例[J]. 南方农机, 2021, 52(17): 97-100

[8] 梁伟军. 交易成本理论视角的现代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研究[J]. 改革与战略, 2010, 26(10): 87-90

[9] 刘锦怡、刘纯阳. 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效果与机制[J]. 财经论丛, 2020(1): 43-53

[10] 苏毅清、游玉婷、王志刚.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理论探讨、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J]. 中国软科学, 2016(8): 17-28

[11]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问题研究”课题组, 姜长云. 推进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要有新思路[J]. 宏观经济管理, 2015(7): 48-49+58

[12] 王昕坤. 产业融合——农业产业化的新内涵[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7(3): 303-306+321

[13] 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 农村工作通讯, 2021(20): 4-6

[14] 杨阿莉. 从产业融合视角认识乡村旅游的优化升级[J]. 旅游学刊, 2011, 26(4): 9-11

[15] 张林、温涛. 农村金融发展的现实困境、模式创新与政策协同——基于产业融合视角[J]. 财经问题研究, 2019(2): 53-62

[16] Curran C S, Brring S, Leker J. Anticipating Converging Industries Using Publicly Available Data[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2010, 77(3): 385-395

[17] Hacklin, Marxt C, F Fahrni.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Convergence: Inducing a Stage Model of Inter-industry Innov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Journal International de La Gestion Technologique, 2010, 49(1/2/3): 220-249

[18] Hacklin F, Raurich V, Marxt C.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 on Innovation Trajectories: The Case of ICT Indust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05, 2(3): 313-330

(责任编辑：辛本胜)